



监控里的“鬼”

这是文化宫西厅9月1日19点开始的录像,拍摄角度是西厅正门的门口。借助走廊的灯光,能看到三个安保人员在检查展柜后走出门,用遥控开启重力防盗系统,然后锁门关灯,离开了现场。

白颖将进度条拉到9月2日凌晨2点10分,监控画面几乎一片漆黑,仅有左侧窗户照进来的惨淡月光。过了一分钟,窗户方向出现了一点微光,从光晕的大小和晃动频率看,似乎是手电。随后,走廊里出现了一条移动的巨大“虫子”。

仔细辨认的话,会发现那是一块宽大的黑色幕布,被人用支架类的东西遮挡在头顶,只露出下面的脚,像舞龙狮那样向前移动。他们行进到西厅正门前,将门锁围在幕布下,很快撬开了锁。

岑镜数了一遍,八只脚,应该是四个人。不过都戴着鞋套穿着宽松长裤,看不出具体身形。

白颖又调出了西厅内部的视频。此时,展厅内的照明灯已经关闭。中央展台上的展柜仍亮着冷光射灯,能照亮以黑钻石为中心,半径半米左右的范围。监控模糊地拍到那条“人虫”先用脚试探了一下,随即缓缓挪进展厅。他们绕过展柜到达了中央展台,重力防盗系统没有丝毫反应。

巨大的幕布慢慢遮住整座中央展台。12分钟后,幕布撤走,“暗夜”不见了。在晃动的手电光里,盗窃成功的“巨虫”离开西厅,从走廊原路返回,彻底消失在黑暗中。

“路上的监控什么也没拍到吧?”岑镜问道。

“对,这几人很了解文化宫周边探头的分布,避开了监控范围,只拍到了车灯。”白颖答道,“所以我觉得是内鬼干的,他们对展柜的分布,厅内监控的位置,还有重力防盗系统都太了解了。”

岑镜捏着下巴道:“我在想……

他们进去之前,是谁把防盗系统关闭的?”

“会不会是串通安保主管,拿了遥控装置?”

“只要那个主管不傻,就应该不会干这种事。我刚才看了遥控的照片,操作屏上会显示防盗系统的状态,是关闭还是开启,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但这伙人进来的时候,明显做了一下试探,说明他们对防盗系统是否关闭并不是很有把握。”

“那……难不成真是鬼?”

“你把西厅四个角度的监控从头发一遍,从闭展开始。”

白颖将四段录像全部打开,拉到9月1日19点开始播放。在万家的安保人员离场后,四个窗口的画面都仿佛静止一般,只有左下角不断跳动的数字表明时间还在流动。

岑镜按了几下快进键,将录像以十倍的速度进行播放,然后背靠椅子,目不转睛地望着屏幕。

岑镜的优势,就在于细致的观察力和强大的视觉记忆力。她可以将生活中发生的每一幕,都像照相机一样精准地记录下来。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觉察天赋,才让华老师将她从尖子生中挑出来大力栽培。

白颖安静地望着女人的背影。自认努力程度不比岑镜差,这几年立的功劳辈中也无出其右。可无论自己怎样追赶,这位师姐总能站在高一级的台阶上,比他看得更多更远。

如果岑镜是男人,白颖早把对方当作超越的目标和竞争对手。但她还是女人,还是个美女,他心中那股不服输的意气,也就慢慢转变成欣赏和爱慕。监控室里有些憋闷,他出去抽了根烟,回来时发现岑镜还坐在电脑前,姿势丝毫未变。他不敢打扰对方,只好坐在旁边一起看,枯燥地盯了会儿毫无变化的画面,忍不住打起哈欠。

哈欠刚打一半,岑镜突然动了。

下期关注:案情通报会

访墨子江渡年
章美与郎繁曾生争执

赵不尤别过田况,又去访江渡年。

墨子江渡年终日以笔墨为伴,是个书痴,以摹写名家书法著称。

进了东水门,向南才行了小半程,就见前面云骑桥上,一个人飞袍荡袖,行步如风,看那野马一般的行姿,赵不尤一眼就认出,是江渡年。

两人相视大笑,一起走进街角一家酒楼,随意点了两样小菜,要了两角酒。

赵不尤又将章美去应天府的事告诉了江渡年,和郑敦、田况一样,江渡年也大吃一惊,连声摇头,不愿相信。

赵不尤劝道:“眼下最要紧的是查明他二人去应天府的缘由,渡年,你再仔细想想,他们两人一向是否有什么异常?”

“我琢磨了两天,发觉郎繁和章美那天的确有些异样。”江渡年大口饮了一盅酒,用手抹了抹髭须浓密的嘴。

“哦?说来听听。”

“这两天,没事时,我就反复回想他们两人寒食那天相聚时的情形。就拿这酒杯来说,喝了酒,两人的手勢和平时都有些不同。先说郎繁——”

江渡年端起手边的空酒盅,比划着继续道:“郎繁平日不大说话,心里却藏着抱负,又一直得不到施展,所以有些郁郁寡欢。他平日喝酒,饮过后,放杯时总要顿到桌上,好像是在使气。寒食那天,他喝过酒,放下杯子时,照旧还是顿下去,不过酒杯放下后,手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随即放开,而是捏着杯子,略停半晌才松手。我估计,他恐怕是在留恋什么,或犹豫什么。”

赵不尤照着江渡年说的,拿起酒杯也仿做了一遍,仔细体会其间心绪变化。放下酒杯时,重重顿杯,一般有两种情态,一种是心有郁气,无意间借物宣泄;另一种是性情豪爽,处处使力,显现豪气。郎繁无疑属于前者。

于是他问道:“渡年果然好眼力,你说得不错,握杯不放,应该是留恋和犹豫。那天他顿杯时,和往常有没有不同?”

“我想想……顿的时候,似乎比往常更用力一些。”

“更用力?这么说来,他那天顿杯,不是发泄郁气,而是表诚明志。他是作了一个重大决断。”

“什么决断?”

“赴死。”

“哦?”江渡年睁大了眼睛。

“你们那天说,寒食聚会上,章美和郎繁争论孟子‘不动心’,郎繁说人怎可不动心?一定是有什么让他动了心,即便舍身赴死,也在所不惜。然而,生死事大,再果敢勇决,面对死,也难免踌躇犹疑,他握杯不放,其实是在留恋生。”

“究竟是什么事?”

“目前我也无从得知。你再说

说章美那天的不同。”

江渡年捏着酒杯,低眼回想半晌:“章美为人稳重谨慎,平时放杯不轻不重,放得很稳,但那天,他似乎随意了一些,放杯子时,时时轻重,还碰翻过一次杯子,杯子翻了之后,他还笑着用中指按往杯沿,让杯子在指下转了几转——”

“据你看,这是什么心情?”

“我觉着似乎有些自暴自弃的意思。”

赵不尤又拿起杯子,反复照着做了几遍,发觉不对,摇摇头道:“恐怕不是自暴自弃,章美一向守礼,转杯,有自嘲的意思,也有些越礼放任的意思。此外,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。我估计,他也有什么心事,心不在焉,因此才会碰翻杯子。”

“对了,平日我们争论时,他从不轻易动怒,更不骂嘴。但那天,他多喝了两杯,语气似乎有些放纵,对简庄兄都略有不恭。”

“哦?”

赵不尤忽然想出刚才难以揣测的另一种心绪:不满。

他忙问:“章美和郎繁那天争论时,可否动怒?”

“没有,他们两个很少争执,那天也只是各陈己见,说过就完了。”

“那天他还和谁争执过?”

“再没有。”

“宋齐愈呢?那天没有争论新旧法?”赵不尤忽然想起宋齐愈主张新法,其他七子则愿守旧法。其中章、宋两人情谊最深,但也最爱争执。尤其一旦提到新旧法,两人势同冰炭。

“嗯……”江渡年低头捏着酒杯,摇头道,“没有。那天大家兴致都不高,并没说太多,聚了一会儿就散了。”

“为何?”

“各自都有事吧,尤其简庄兄,他的学田要被收回,生计堪忧。”

“这一向,其他人可有什么异常?”

“似乎没有。”

下期关注:拜访琴子乐致和,郎繁案发前与人密会

武侯区支援五金建材经营部 成都盛中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营业执照注销回执单,国税注 公章(编号 5101009255561)、财
销回执单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务专用章(编号 510100925556
3)、发票专用章(编号 51010092
55562)遗失,特此声明。

新装“苏州式庭院”出让、出租

项目描述:该房源位于成都三环内,五大花园之间。重新全面装修7月即罄,集办公、幼稚园、餐饮娱乐、会所、养老、居家等。占地5亩余,局部三层3200m²,车位多个。

由前大庭、中大庭、后大庭组成,多用途办公房数十间并配全新洗手间。大、中茶厅三个,可容700余人同时就餐或会议大厅三个。供800人厨房两个;水、电齐全,电供专线,排污大系统直通城市管网。

院内沟渠环绕、亭、桥、阁分布合理;百米古典长廊大气、幽雅,空调、绿化、WIFI全覆盖,独家独院、紧靠万人小区、交通极便。适宜诸多项目。手续齐全。

欢迎咨询参观 电话:17364735695

四川伟业房产公司(简称)

作者授权本报申
明:本报所刊之新闻特
稿,未经本报许可,不得
转载、摘编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新资讯